

喝茶

喝了半辈子茶，没有怎么写茶，似乎说不过去。

中国饮品中，酒茶历史最久。我国是产茶大国，喝茶的历史和喝酒的历史谁长，印象中是酒长一些。《诗经》里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酒的历史大约只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茶的发现通常追溯到公元前2737年，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时发现了茶叶的解毒功效。这一时期，茶更多是作为一种药用植物被使用。因此，酒的历史比茶更为悠久。到了汉朝，喝茶才广泛流行。

我喝酒，也喝茶。酒烈性，一群人喝酒后，话多，平时不爱说话的人话会活过来，便于心与心的交流。年少时，谁没有过酒气猖狂的体验？只是血压一高后，我开始对酒保持警惕。经历过几次头晕眼皮跳之后，我决心戒酒。至于茶，一直喝着。虽然说茶也有刺激，需要根据身体情况去喝，不过一般情况下安全多了。

中国茶的品种多，喝法有不同讲究。有一年，我跟领导去云南省保山市公干，路过一个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拿出古茶树上的茶叶泡给我们喝。只见他架上火堆，燃起木柴，把铜壶置其上，一边聊天，一边给我们上茶。见我有点奇怪地看着，便解释说野茶有毒，必须烧熟去毒。我喝了几口，胃肠暖乎乎的，饶是这样，肚子仍有点不舒服，觉得此茶厉害。还是在保山，我们看过普洱茶店，木柜上摆满了纸包的茶饼，价格有点吓人。普洱茶的喝法和一般茶不一样，除了加热，还要放点调和的东西才好。福建那边喝茶比较讲究茶道。在北京马连道茶叶城福建茶商那里看茶，此地茶叶品种全，早些年生意特别好，这些年有点下滑，大概与茶叶价格虚高商业不太景气有关。老板让我免费试喝。他那里有一整套茶具，先展开，把茶用镊子夹些许，倒入沸水，然后又倒掉。我觉得第一开茶营养价值高，倒掉可惜，又不好意思去说。可第二开才让我去品尝，香气依然扑鼻，茶水并不苦涩。

我不懂茶，天南海北的茶，我只知道一二，比如福建有大红袍，湖南有黑茶，云南有普洱苦丁茶、四川有竹叶青等等。我只管喝。在自小喝的过程中，对安徽茶稍稍熟悉一点。家乡的茶名牌多，有黄山猴魁、祁门红茶、六安瓜片等。这些我小时候都喝不起，现在条件好了，偶尔去尝试一下，别有风味。安庆市地处大别山东南，峰峦叠嶂，昼夜温差大，雨水充沛，是产茶的好地方。桐城小花、岳西翠兰、天柱剑毫等茶叶牌子全国有名，这些茶叶名字起得雅致，茶一定好喝。

茶叶好，还得会卖。卖茶学问大，涉及制茶、包装、销售。安徽出好茶不假，是不是卖了好价钱，那就不一定。老家青阳离九华山不远，侄女郭静的婆家有茶地，每年雇人摘茶，制茶，生产的茶叶新鲜好喝，但是价格一直上不来，每斤不过200-300元，一年下来成本都很难覆盖，大家分析原因是附近茶叶生产商多，茶叶特色不鲜明。我在杭州出差时去过龙井茶基地，核心基地已经扩大了，但是茶叶品质还是把控得很好。山上的朋友卖给我800元一斤，说是没有多少货，不好意思。我知道市场上龙井卖得贵，卖得好。有个茶商茶叶在山上还没有出来，就在网上把茶叶销售一空，剩下的工夫只是生产。

人们对好茶追求的样子有点恐怖。不但国内如此，国外也是这样。大清朝时说赚外汇的是瓷器、丝绸和茶叶，英国人喜欢喝下午茶，只爱从中国进口。因为太赚钱了，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都开始学种茶，还把好技术学走了。如今，茶叶第一国的中国有多少好茶，估计一般人根本数不清。

好茶的味道需要回甘，我的舌头自然喝得出来。不过我是老百姓，喝啥都行。读者莫笑话我，北京茉莉花茶有点贵，大碗茶喝起来正好；隔夜茶我喝，小时候习惯没改；家乡生产的普通茶喝起来还是不错，有点涩，估计打过一点农药，亲戚说不打农药虫吃得厉害，我喝时想起来就学福建人把第一开的茶水倒掉。作家周作人写《苦茶》是真苦，我现在喝苦茶很甜。这不是夸张，而是在如今山美水美的环境里，想喝什么茶都可以。而我继续喝普通茶，也算支持非专业的茶农一下，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体。

◇人间小景

初识阳荷姜

邓有为

第一次见到阳荷姜，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那是我第一次随妻子到她老家上门。从梅城经余井往西北方向深入，最终抵达了龙潭乡万洞村——一座隐匿在大别山余脉中的美丽村庄。妻子家在天柱山东关以西的半山腰上，这里群山环绕，竹海万亩，溪流飞瀑，远离尘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吃饭时，妻子端上一盘色泽鲜亮、形状奇特的菜，神秘地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菜吗？”我摇头。她笑着说：“这是阳荷姜，我们山里才有的，你尝尝看。”来自丘陵地区的我，对于乡土植物知之不多，目光所及之处，多是寻常的稻田、菜畦和山间的杂木，这阳荷姜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夹起一片放入口中，先是微微的辛辣，继而是一股清新的香气弥漫开来，口感脆嫩，带着山野特有的鲜甜。我忍不住又夹了几片，妻子便笑着告诉我，这是清晨在屋后山坡上采来的。那一刻，我对这陌生的植物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岳父在一旁解释道：“这东西在我们山里很多地方都有，山沟水溪边都能见到，只是叫法不同，有叫洋火姜的，也有叫秧化姜，还有的叫洋姜，但大多数人还是叫它阳荷

姜。”他告诉我，阳荷姜是多年生植物，叶茎能长到半米左右，与生姜的叶茎非常相似，但地下结的是球状营养根和茎，而非生姜那样的块茎。

“这可是我们山里的宝贝，”岳父自豪地说，“它不需要人工施肥、除草、打农药，只要栽插一次，就能年年收获，真正的懒汉菜呢！”他指着屋后山坡上的一片林荫处，“你看，那里就长着不少，都是野生的。不过现在很多人家也像我这样，在屋前屋后湿润通风的空地上栽种一些，当年就能收获。”

后来，岳父特意带我去屋后的山坡上认识这种神奇的植物。它大多生长在阴凉湿润的地方，植株约半米高，叶片修长如剑，呈现出健康的深绿色。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叶丛中抽出的穗状花絮，有的已经绽放，呈现出红绿相间的颜色，像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岳父蹲下身，指着几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给我看：“看，这就是阳荷姜的嫩芽，紫红色的外衣，尖尖的头，像不像刚冒出头的小娃娃？”

“每到夏天，小麦成熟收割的时候，”岳父继续说，“阳荷姜就从根部冒出嫩芽，随着气温升高，它们慢慢顶出地面，这会儿挖来



◇山河故人

怀念

方平

惊闻路文总编离世，心如刀绞，久久难抑。

与路总编相识，实属偶然。虽仅数次线上交流，然窈窕见豹，落叶知秋。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令我印象深刻。

我早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热爱写作，求学时便有文章见报。从教后，常于教学之余阅读各类平台文章，每见报纸杂志、公众号所附投稿邮箱与微信号，便截屏保存，以备后用。

一日，偶然刷屏时，看到《散文地带》公众号，顿觉其名韵味十足、别具一格。好奇心驱使我点开细读，其内容精美，图文并茂，

令人赞叹。心想能办出如此高质量纯文学平台，总编必定学养深厚、眼界高远，是个做事认真负责的行家。

其时，平台正在举办第四届“青春理想”全国征文大赛。“青春的理想，是荒野中迎风燃烧的火焰，是深夜里不肯熄灭的灯塔。它并非缥缈的星，而是跋涉者笃行的路；它不是遥远的风，而是播种人紧握的种子……”

读着这诗一般的句子，不由心潮澎湃，它激励着我提笔构思，将闪光的梦想落于纸端。怀着一份希望，我将文稿发往总编的邮箱。

◇信笔扬尘

“飞机碗”

张青华

父亲的书架上，摆着一只闪着银光的铝碗，碗壁斑斑驳驳，碗口扁扁圆圆，制作工艺并不考究。父亲却视若珍宝，有一工夫就将铝碗擦拭得干干净净，明亮如新。

父亲告诉我，这是一只“飞机碗”。抗战时期，爷爷是八路军东海独立团兵工厂的铸造工，将打下的日本飞机残骸，制成了几百个铝碗，发给了战友们，解决了部队的缺碗问题。

当年，八路军不仅武器装备简陋，生活条件亦是极为艰难，缺吃少穿还不算，各级部队普遍面临着一个迫切问题：缺碗。很多时候，就算找到了吃的，却没有碗可用，只能用树叶或瓦片替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部队上下各出奇招，最普遍的做法是从鬼子手里夺。然而，靠缴获得来的饭碗毕竟有限，难以满足部队需要。当时流行一句话：“不管碗里盛得啥，有碗就有劲，就有战斗力。”因此，部队官兵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缺碗危机。其中，爷爷所

在的八路军东海独立团的“飞机碗”在当时产生了轰动。

1943年春天，该团奉命在山东荣成县一带打游击。日军迅速摸清了他们的位置，于4月22日派出了两架军机，对该部所在位置进行超低空轰炸。二营五连官兵奋起还击，只是，部队装备简陋，一无空军，二无高射炮、高射机枪等对空作战武器，只能用步枪等简陋的武器予以还击。由于我军作战顽强，一架敌机被打落一块铁片，仓皇而逃。

连队官兵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立即意识到，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必定卷土重来。于是，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将全连所有的射击高手集中起来，组织了几个射击组，据点防守，专打敌人的飞机。几名老兵观察地形之后，向连部提议：村北庙里有一株几百年的大银杏树，枝繁叶茂，可以将机枪绑在树干上，既便于隐藏，又能有效增强机枪的射击高度。这个建议迅速被连队采纳。

吃，鲜嫩得很。”他告诉我，随着人们追求养生、崇尚绿色食品，这种味香色美的山珍价格不菲，刚上市的嫩洋荷姜能卖到每斤二十元左右。

“到了秋天，”岳父指着不远处几株已经开花的阳荷姜说，“等顶部开出橘黄色的花，就表示完全成熟了。这时候的阳荷姜可以整个挖出来，一部分现吃，一部分腌制起来，能吃一整年。”腌制后的阳荷姜是下饭的好菜，尤其是喝酒或吃稀饭时，配上一碗腌阳荷姜，脆生生、香喷喷的，令人食欲大振。

回程前的那个傍晚，我跟着岳母学做青椒炒阳荷姜。她将新鲜挖出的阳荷姜洗净，剥去外层较老的部分，露出乳白色的内心，切成细丝后与青椒一同爆炒。那香气直冲鼻孔，装盘后外红内白，油光水滑，色香味俱全。我忽然明白为何妻子对这道菜如此推崇——它不仅仅是一道美味，更是承载着乡土的记忆。

临行时，岳母特意分别给我装了一大包新鲜阳荷姜和腌制好的阳荷姜。“带回去给你爸妈尝尝，”她说，“这东西在你们那还是少见的。”我小心翼翼地收好，心中满是欢喜。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记忆中最鲜明的除了岳父岳母慈祥的面容、万洞村炊烟袅袅的景象，就是那盘让我第一次见识到山野之美的阳荷姜。

美食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其可口的味道，更在于它与我们生命中重要时刻的交织。阳荷姜于我，正是如此。



草原秋意
许双福摄

本以为希望渺茫，谁知次日清晨便接到总编回信。总编说他叫路文，并对文提出修改建议，又发来所需配图，嘱我插入相应段落。

那温暖的文字与图片，如春风荡起的涟漪，久久难平。我依其建议字斟句酌，再度投稿，总编肯定之余，又以商榷之态，指出可完善之处，以及此类文章的写作方向。

散文《青春奋斗理想》第二天即发表于《散文地带》。静视图文，我心澎湃，此文承载着总编对写作者的悉心指正与满腔热情。

如今，总编已去。但他忙碌的身影、修改来稿时的凝眉瞬间、指导作者时用心揣摩的画面，犹在眼前。

唯有笔耕不辍，方能告慰其在天之灵。我亦当尽己之力，让文学之花于笔端绚烂绽放——这一定也是路总编最大的心愿。

不少当地新入伍的战士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作战方案更为详细，全村共布置了十几个射击点，静候敌机到来。

果不其然。次日上午，一架敌机猖狂进犯，胡乱轰炸。担负射击任务的官兵没有惊慌，按照作战方案，专等敌机低空俯冲轰炸时同时射击。

很快，敌机开始俯冲，指挥战斗的指导员立即下令射击。瞬间，潜伏在各处的射击小组同时瞄准敌机开火。敌机无处躲藏，坠地爆炸。

面对敌机的残骸，爷爷和战友们向上级提出建议：这些残骸属于金属，可以铸碗。上级立即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战士们收集残骸，切割，称重，制作碗模，利用几天时间，铸成了几百个铝碗，发到了战士们的手中，“缺碗危机”终于解决了。同时，爷爷也分到了一只“飞机碗”，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珍藏着。

爷爷去世前，将此碗交给了父亲，反复叮嘱：“这是当年的见证，得收藏好了，传下去……”

捧着这只铝碗，我细细端详，久不释手。不知不觉间，伸出手指，轻敲碗壁，铮铮响声，犹如鼓角争鸣，不绝于耳，我似乎听到从那个年代传来的隆隆炮声。

典藏的岁月

朱子墨

我家1989年搬到桃园路的时候，妈妈才40岁。门口一排房子住的都是爸爸单位的同事，邻里之间走动频繁，关系和睦。妈妈和爸爸单位的阿姨们头发烫着大波浪，穿着马海毛开衫配着大摆裙，喷着梦巴黎的香水，每天骑着飞鸽自行车进进出出。不时响起的自行车的清脆铃声，伴着门前煤球炉上开水壶的咕嘟声，以及我和小伙伴们们的打闹声，浓浓的烟火气在这栋宿舍弥漫。

贾主席家的莲姨是上海知青，在县医院工作，颇有名媛之风，她穿的衣服都是上海货，脖子上总少不了一条精美的丝巾，尺寸和款式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变幻。炒菜总习惯放糖，她烧的糖醋排骨堪称人间美味，我们都很喜欢她。每次去她家玩，一尘不染的客厅让我不由自主地脱了鞋，小心翼翼地光着脚丫蹑进去。莲姨看见我们来了，温温柔柔轻声细语，总是慷慨地拿出美味零食分给我们。我们坐在她家客厅里品尝着零食，鱼缸里的金鱼缓缓地游动，花架上的绿植悄悄地生长，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

王主任家的李姨是个大嗓门，漂亮、泼辣，是这条街最有辨识度的人物。因为长期在棉织厂工作，车间机器轰隆隆，所以习惯了大声说话，而且喜欢叨叨地教训人。每天都像踩着风火轮，做事风风火火，待人热情又特别能干，曾被评县级劳模。她更是一个做家务的好手，去菜市场回来半小时就能做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程书记家的兰姨是党校的老师，有洁癖的她外出时喜欢穿着白衬衫青西裤配个半高跟皮鞋，在家时总是格子棉布家居服。家门口有一段泥土路，她下班会扛着自行车回家，生怕车轮沾到尘土。食堂打回来的馒头，在煤炉上烤得焦黄喷香，拍了又拍，吹了又吹，还把我的小手洗了又洗，才放心地让我吃。

闲暇，莲姨李姨兰姨会来家里坐，妈妈会炒上一盘自家种的南瓜子招待。四个漂亮的女人天南地北地闲聊，欣赏妈妈养的水仙花，评论织了一半的毛衣针法和花色。有时拿两副纸牌玩，有时会张家家长李家短地八卦，屋内院里欢声笑语不断。时隔多年回想起来，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是母亲一辈生命力最蓬勃最旺盛的时段。

2000年前后，小小梅城开始了大发展，城市改造扩建，桃园路与农贸市场相通，车水马龙，高楼矗立。告别了烟火土灶，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1年贾主席被查出肝癌晚期，很快就去世了。习惯了慢生活的莲姨，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数，就像瞬间被卷入急流，接着又被用力甩出漩涡，莲姨被迫艰难笨拙地面对她之前不熟悉的人世江湖。2002年我生朱儿的时候，莲姨送医用酒精、消毒药水和口罩给我，一直优雅漂亮的莲姨像枯萎的玫瑰，突然就老了，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和枯槁的容颜，我的心就像针刺一样疼痛。曾经如春花灿烂的莲姨像是被一个细细密密又薄如蝉翼的网紧紧罩住了，这张网扼制着莲姨的生命力，断绝了莲姨的美好希望。

风风火火的李姨，2005年退休就丢下老伴南下深圳带孙子，直到孙子上初中，盼望着能回家夫妻团聚，这节骨眼上，媳妇又有了二宝，回家的行程被彻底掐断。李姨每次和妈妈视频连线，总说自己是无期徒刑，看不出一点儿孙满堂的快乐。

2020年桃园路拆迁，兰姨家搬迁到西河安置点，路远见面少了，有一天我在市立医院门口遇见兰姨，七十多岁的兰姨步履蹒跚地搀扶着程老书记颤巍巍下出租车。我急忙上前问候，兰姨喊我：“是小女啊，我陪你程叔来复诊，上个月做了个大手术，你程建哥在美国工作，回来不了喽，丢他俩佬在家里活受罪，唉……”帮兰姨把程叔送上楼，回到家，看见院子里老爸在擦自行车，老妈在摘辣椒，我瞬间鼻头一酸，原来没出息的我，是用陪伴来报恩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痛失爱人孤独终老的莲姨，背井离乡将自己压榨到极限的李姨，奔波于医院陪护的兰姨，还有为家庭辛勤劳作的母亲，她们都真真切切地老了，生活丢过来一个个石头，每一个都稳准狠地砸向她们，因为她们脚步慢了，眼神晃了，躲不开了。

我们是年轻的她们，她们是明天的我们。人这一辈子，境遇不同，因缘各异，或跌宕起伏，或事事顺意，剪一缕阳光，留一份暖意，让岁月生香，将时光典藏。

